



紫金陈 本名陈徐,1986年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象山石浦镇,中国作协会员,浙江省网络作协副主席。擅长写社会派推理小说,已出版作品十余部,代表作有“推理三部曲”《无证之罪》《坏小孩》《长夜难明》,曾获第四届茅盾新人奖·网络文学奖。

访谈

写作和人生是一个正反馈的过程

——专访网络文学作家紫金陈

□张小童

“中国的东野圭吾”“推理三部曲”“理工男作家”……紫金陈的标签很多,名声很响;他的小说《无证之罪》《坏小孩》《长夜难明》改编的影视剧屡屡“出圈”,引爆全网;在中国作协“当代作品翻译工程”“网络文学国际传播项目”的助推下,这些作品成功出海到亚洲、欧美等地。今年1月,紫金陈推出了女性悬疑题材长篇小说《长夜难明:双星》。本报特邀张小童对其进行专访,探究这位网络作家的创作与人生。

——编者

检察官这个职业不了解,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工作的,他马上给我推荐了两本法医学工具书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》,告诉我,在这两本书里,我可以找到所有答案。《长夜难明》这本书里,关于检察官的日常工作和涉及的所有法律知识,都来自于此。

紫金陈:“推理三部曲”之间并没有故事关联,都是独立的叙事。我个人感觉,您很擅长剖析现实,直击人性,有着强烈的社会批判性,看完之后让人掩卷沉思。

紫金陈:我的创作是有时代背景的。2013年中国掀起司法改革,在这个过程中,涌现出许许多多为司法正义而奋斗的警察、检察官、法官、法医等。就像《长夜难明》里描述的,为了查出一个真相,他们不惜付出青春、名声、前途、家庭,甚至生命的代价。正是因为我始终坚信江阳这样的人是真实存在的,才能创作出这部作品。看上去,我的作品有比较重的悲剧色彩,比如《无证之罪》讲个人的悲剧,《坏小孩》讲家庭的悲剧,《长夜难明》讲社会的悲剧,但我真正想表达的是:每个人都向往正义,每个人都有赤子之心。

紫金陈:我可以理解为,写作也影响了您的价值观吗?

紫金陈:写作和人生是一个正反馈的过程,写作也是一个修正自己的过程。我写作最初的动机确实主要是为了谋生,后来写《坏小孩》《长夜难明》等作品之后,发觉那些虚构的人物反而让我的价值观念变得更加积极。这让我思考身为作家,应该有这样的社会责任感。这几年不断有人在网上给我留言,说读了《长夜难明》,让他们高考结束后选择法学专业,毕业后选择到公检法等单位工作。我每次看到这样的留言,都感觉特别开心,作为一名网络作家,在那一刻,心里特别满足。

“不按套路出牌”是作品的检验标准

紫金陈:小说的主题明确、案件确定之后,故事的走向、人物的形象、推理的脉络如何铺陈布局呢?

紫金陈:很多时候,小说灵感主要还是靠想。最开始写作,我甚至都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大纲,可能会从故事的开头、结尾、甚至中间的情节开始构思,像拼图那样一块一块地逐渐拼出整个故事。

我自认为比较擅长宏观设计,但是一到落笔,就感觉写不出来我想要的感觉。情节、人物、线索等都是早就构思好的,具体到从情节与情节的过渡衔接,不太好写,会“卡”。

紫金陈:您的作品一般是十几万字的篇幅,篇幅不长,但是情节非常紧凑,内容很有张力。一旦“卡住”的话,要怎么突破呢?会不会用“偶遇”“巧合”来过渡?

紫金陈:我不会用“巧合”来“水”情节,我会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好几个礼拜,不停地逼自己思考和创作,比如推理的逻辑线、故事情节的设计、人物的塑造,等等,反复打磨。写完之后,还会不断地进行调整。我每本小说通常都会写3到5遍,不是修改,而是重写,而且通常写到一大半就开始重写了。

紫金陈:如果写到结尾,突然发现某个小细节可能经不起推敲,也会重写吗?

紫金陈:那是肯定的。一般都是写到后面,突然想到一个新点子,或者发现一个不是修改就能够解决的问题,那就只能重写。我对作品的检验标准就是“不能按套路出牌”。如果写着写着落入了俗套,或者想到其他作家可能也会这样写,读者可能会猜到后面的情节,我就会开始警惕。另外,如果人物写得不够生动,有点符号化了,我也会重写,而且会反复折腾四五遍,直到我自己满意为止。

我很清楚,连我自己都不满意的小说一定骗不过读者。哪怕书中有一个不合逻辑的地方,读者也一定会感受得到。要让读者读着觉得顺理成章,就必须反复推敲,推倒重来。

紫金陈:您是个追求完美的作者,要求必须达到“情理之中,意料之外”?有没有写得非常顺的小说,不需要怎么修改?

紫金陈:没有。我觉得没有哪部小说写得很顺利,我的写作都非常困难。我会站在每个角色的身后,想象逻辑是否能自洽。比如2023年4月23日“世界读书日”做直播的时候,我曾说《双星》很快就将与大家见面,但直到2023年12月才完结,今年《双星》才出版上市。中间的大半年时间,我都在反复推敲,也重写了几遍。

推理小说的精彩直接取决于案件的内在逻辑是否能环环相扣。在我看来,现实世界和文学世界其实是同一个世界,不论主角、配角,正派、反派,我都会代入到角色当时身处的环境中体验,否则写出来的情节、对话,很可能都是悬浮空洞的。

紫金陈:您的作品结构确实与众不同,通常会设计匪夷所思的悬疑,两三条主线交替前行,推理、悬念、人物纠葛、案件推进等隐匿其中。像



《隐秘的角落》剧照



《长夜难明:双星》,紫金陈著,湖南文艺出版社,2024年1月



紫金陈“推理三部曲”《无证之罪》《坏小孩》《长夜难明》

在隔空组团领着读者玩剧本杀一样,这是不是您想要达到的效果?

紫金陈:我写的悬疑推理小说,主要胜在情节。在情节设计上,我一直自认为走在前列,主要以创新取胜。而且我最不喜欢故弄玄虚,只在谜题设置上花心思和技巧。我不希望我的作品让读者反复看、反复猜,我希望读者阅读流畅,跟着情节走,而不需要动脑猜。

紫金陈:您觉得您的创作特色是什么?很多人说您是“中国的东野圭吾”,您也读过他的作品,您对他如何评价呢?

紫金陈:我的作品首先故事都非常流畅。因为我是类型小说家,所以非常讲究故事的完整性和流畅感,还有关注读者的阅读体验。我追求充满快感的阅读体验,让读者读的时候停不下来。其次,除了写出好看的故事,几乎每部作品里我都希望深刻反映一些社会问题,比如《长夜难明》塑造了一群一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热血人物;《坏小孩》希望人们去反思,未成年人犯罪的源头在哪里。

东野圭吾的小说更重视个人情感的剖析,而我的作品更关注社会问题的发掘,我更多关注的是小人物如何面对生活的困境。比如《长夜难明》,我希望读者读完觉得这是一个好故事,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,都能心生对社会公平、正义的向往。

故事性、画面感强的作品更容易被IP化

紫金陈:2017年,《无证之罪》改编为同名网剧,豆瓣评分8.2分;2020年6月,《坏小孩》改编的网剧《隐秘的角落》上线,豆瓣累计80万人打分,最高达到9.2分;2020年9月,《长夜难明》改编的网剧《沉默的真相》上线,赢得了9.3的高分。这么高的评分,你预测到了吗?

紫金陈:我本来就是IP向写作的网络作家,创作的出发点是为了将作品影视化。可以说,我的故事是ToB(面向企业客户)的,影视公司直接预定。从2015年到现在,我所有的作品都是还没写完就卖出了版权。虽然被提前买走版权,但在故事层面,影视公司不会对我有任何限制,我完全自由发挥。但有一点,我在创作小说的时候会时时刻刻去想它的改编,因此更喜欢设计双线或者多线的叙事结构,场景间的切换也带有明显的分镜头意识。

紫金陈:第一部IP《无证之罪》播出的时候,我是准时守在电脑前看的。一开始比较着急,快

进看,主要看剧集讲故事的节奏怎么样,怕拍得太文艺,后来发现讲故事的节奏还不错,然后又慢慢地重新看。

2020年6月《隐秘的角落》开播,我在看过免费剧集之后,觉得很惊喜,并在付费点播开始的第一时间花钱下载了剧集,一口气看完,改编远远超出我的预期。我觉得这部剧最难的地方是小说中事件的逻辑在改编后仍然成立,人物的性格也很鲜明。小说其实有一点暗调,但网剧改编得有温度。

2020年9月《沉默的真相》开播的时候,我看完第二集就知道这部剧也“立住了”。《长夜难明》大概13万字,改编的网剧《沉默的真相》很好地还原了我的原著。

紫金陈:对您而言,好书、好剧是“孪生兄弟”,那您认为什么样的作品更容易被改编呢?除了IP创作的初衷,您觉得您的作品之所以改编成功,还在于哪些方面?

紫金陈:我觉得IP改编最主要的还是原著小说的故事性要强,有些画面没法呈现出来的话,IP改编可能就会比较难一些。故事性、画面感强的作品更容易被IP化。我的“推理三部曲”尽管故事、案件、人物都不相同,但强烈的社会批判性是它们的共同点,我想这在某种程度上,也是它们的IP改编能够引爆国产悬疑剧市场的原因之一。

出海成绩更加激励创作出好作品

紫金陈:您的《坏小孩》在2023年入围了英国推理作家协会年度推理小说译著“匕首奖”决选名单,这是我国文学作品第一次入围该奖项,您怎么看这次入围?

紫金陈:这要多亏中国作协把我的作品纳入“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”,进行了英文版本的翻译。《坏小孩》讲孩子的问题,中西方教育方式可能不一样,但人性是一样的,中外孩子在同年龄段的心理特征也是一样的。尽管《坏小孩》主要讲中国的社会、家庭对孩子造成的影响,但也受到了西方读者的认可。我想,这就是文明的交流互鉴,不同文化是可以共通的,对于好故事有共识,优秀的网络文学能够冲破种族、文化的壁垒。

紫金陈:中国作协不仅帮助把《坏小孩》翻译成英文,推向英语世界,在2023年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实施的“网络文学国际传播项目”里,《坏小孩》还被翻译成斯瓦希里语,通过在线阅读、有声剧、视频推介的形式把这部作品推向非洲。

紫金陈:我非常感谢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。2023年4月,我在北京闭关一周专心改稿,之后我的《坏小孩》进行了斯瓦希里语的翻译和

有声剧的录制。《坏小孩》斯瓦希里语的译者皮莉·姆维尼非常喜欢这部作品,她跟我做了不少交流。

紫金陈:我们专门邀请她去杭州参加了“中国国际网络文学周”,她和我交流了对您作品的看法。《坏小孩》有声剧海外累计播放量上百万,改编剧《隐秘的角落》也很受海外观众的青睐。

紫金陈:2020年,《隐秘的角落》被日本、韩国、澳大利亚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越南等引进并陆续上线播出。2021年登陆日本第一家收费民营卫星电视台WOWOW,这是该电视台首部全权引进的中国电视剧,也是首部在其平台上播出的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。它还获得了2020年釜山国际电影节第二届亚洲内容大奖“最佳创意奖”,成为首部获得该奖的中国电视剧。2021年成为首部获得首尔国际电影节迷你剧集单元“银鸟奖”的中国短剧集。

《坏小孩》在亚洲也是非常火的,韩国、日本等购买版权,要在当地翻拍。日本翻拍的《坏小孩》电影,已在2023年3月香港国际影展上首次发布了特制版海报。

紫金陈:除了您在亚洲广泛传播,据悉,《坏小孩》改编的网剧《隐秘的角落》是首次,也是目前唯一一部入选美国知名权威杂志《综艺》“2020年全球15部最受国际剧集”榜单的国产剧。您觉得该剧为什么能够受到欧美市场的欢迎?

紫金陈:其实,我创作的“推理三部曲”第一部《无证之罪》改编的同名网剧,在2017年就作为第一部在美国奈飞平台上播出的中国网剧登陆北美、欧洲等地,而且获得了2018纽约国际电影节“最佳犯罪剧集铜奖”。《坏小孩》《长夜难明》的影视版权也已经被美国HBO电视网买走了,正在进行翻拍。

在欧美,快节奏、重悬念、强反转的悬疑推理剧非常流行,他们有看推理悬疑剧的传统。《隐秘的角落》《沉默的真相》等,在题材上与国际流行趋势非常契合,所以就更容易出海。

紫金陈:这样的出海成绩有没有“反哺”到您的文学创作中?

紫金陈:国内就不用说了,每部影视剧的热播都会带动图书的销量。在出海这一块,“推理三部曲”都已卖出多国版权。我觉得连载、出版、出圈、出海对我而言是全链条的,最核心的还是要写出好故事,这些成绩也更加激励我创作出更好的作品。

继续创作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派推理小说

紫金陈:感谢您第一时间发给我《长夜难明:双星》电子版,这是我在2023年读完的最后一本书,在我看来,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女性悬疑推理题材小说。

紫金陈:《长夜难明:双星》是我第一次尝试女性题材的作品,写了好几年时间,几易其稿,2024年1月终于出版。这是一本以母爱为主题的小说,主角是两位已婚女性,并用“真假假”来为她们命名。

紫金陈:在我看来,这本书延续了您以往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创作风格,真实而直白地写出了当下女性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,尤其是引导女性反思如何面对困境。

紫金陈:故事开头是一位腹部有刀伤的女人坠楼死去,由此揭开了一系列相关死亡事件的重重内幕。女人既是受害者,也是复仇者,每个人都在人性权衡中做出自己的选择。罪案的解套关键不是线索,而是动机,99%的犯罪动机都源自三种最真挚的情感:爱情、亲情、友情。

紫金陈:所以,您在书的扉页上写了“她在乎的人,她会不顾一切去守护”。紫金陈:母亲是天上的星,所以称为“双星”。这本书反映了人到中年后可能遇到的一系列家庭、社会问题。我自己也已步入中年,这几年有很多中年人的感受,因此写进小说。我希望读者读完后会觉得很真实、很熟悉,里面的人物仿佛就生活在自己周围,只不过是把我她们写出来了。

紫金陈:您对自己的文学生涯有什么规划吗?未来会有什么打算?

紫金陈:我是写现实主义题材的,会一直关注社会变迁。接下来,我应该会继续创作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派推理小说,写更多小人物的命运,未来几年应该会着重写一下周围一些普通人的故事。

紫金陈:之前,您获得了茅盾新人奖·网络文学奖,拿奖之后有什么感受?

紫金陈:茅盾新人奖·网络文学奖的奖杯沉甸甸的,获奖后很开心也很忐忑。以前虽然也拿过很多奖,包括影视方面的奖项,但这一次是在我的本职工作——小说创作领域拿到的奖项,既是鼓励,也是鞭策。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去掉奖项前的“新人”二字,向更高的目标进发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传播处副处长)